

日前，作家张悦然与她的文学小伙伴们发起了一场大型“文学实验”——十篇小说集中发布在主题书系《鲤》最新一期“匿名作家”特辑上，所刊小说均隐去姓名，仅以收到稿件的次序编号。接下来的一年里，在作者完全匿名的情况下，由专业评委和普通读者选出心目中最出色的小说。

业内期待，这场“蒙面唱将”式的短篇小说平等竞赛，将是唯文学水平是问的无差别文字格斗——那些年轻写作者能证明自己毫不逊色的才华和圆熟精湛的技巧；而知名作家同样能摆脱名声的多余干扰，回归文本本身，只用文字和读者沟通。

——编者

2011年，J.K.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向两家出版社投了新写的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随后收到了两封退稿信，在其中一封信里，编辑好心建议罗琳不如先去读个写作班，或者至少看看《作家手册》和《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之类关于出版的书籍。最终《布谷鸟的呼唤》还是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出版了，销量只有500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排到5000名之外。据说罗琳更换名字，是希望获得纯粹来自小说本身的反馈，透过罗伯特·加尔布雷思这样一个男性名字，我们可以推测她或许试图摆脱女作家身份带来的束缚与偏见。

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在寂寞了几个月之后，最终被宣布只是罗琳的一个新面具。《布谷鸟的呼唤》的销量陡增507000%。随后公开的退稿信，使这一切看起来像个游戏，把“势利”的出版商和“盲目”的读者戏弄了一把。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位成名作家或许都受到那个带给他荣誉的名字的束缚。名字里包含着他的公众形象、写作风格，还包含着他给予读者的一份承诺。早期急于建立自己风格的作家们，致力于把城墙筑得更高更结实，让自己的王国牢不可破。但到后来想要拓展疆域的时候，城墙就变成了阻碍。即便在创作上，他们可以突破那些阻碍，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但被读者阅读的时候，城墙依然存在。

读者需要穿过一扇门，进入作者的世界。而作者的名字就是那扇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作者的名字甚至构成了一种阅读氛围，一种魔法，使狂热的读者被催眠：我相信这个名字之下的每个字。另一些读者则可能突然感到厌倦，甚至产生逆反情绪：为什么他总在写同样的东西？

比如现在的村上春树，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有些读者迫不及待地爬上催眠床，也会有一些读者与他就此挥别。对于熟悉村上的读者来说，抛弃他的名字来阅读《刺杀骑士团长》是很困难的。那些从这本书才开始阅读他的读者，获得的乐趣很可能远比了解绿子和直子、遇见过会开口说话的猫、又曾陪天吾和青豆并肩战斗小人物的读者多得多。如果有短暂性遗忘的药丸，村上恐怕也很希望他的读者在拿起他的新书之前服上一颗，那样他们在阅读中就不会分心和联想，能够获得一份单纯而强烈的愉悦。

但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写作者看来，名字所带来的束缚，完全是一种庸人自扰的甜蜜的烦恼。他们还在通过退稿信上的言辞推测着自己的作品和发表、出版之间的距离。更糟糕的是，退稿信这种典雅的回绝方式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认真阅读过，又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所欠缺。石沉大海。之所以会沉入大海，是因为石头没有自己的名字，它是和成千上万的石头一般无异的石头。石头需要先被挑选、被命名，才能避免沉入大海。

但这需要来自编辑和读者的耐心和勇气，当然，它还得是一块幸运的石头。如果哪天一位缺乏耐心

作家们！敢不敢隐去你们的名字？

张悦然

的编辑善心发作，回复了退稿信，他很可能建议我们年轻的写作者去看过往发表或者出版的作品，那就是他们的标准。可是看过以后，年轻的写作者或许也不会服气，有的作品好像并没有那么好，只是因为隶属于一个编辑或者读者认可的名字才得以发表。

我们可能会说，眼高手低是年轻写作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每个文学读者来说，谁能否认自己曾有过那种阅读后的失望，完全搞不清这个作品哪里好，甚至因此怀疑起一本优秀杂志、一个著名出版社的标准，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为大家熟知的名字。

无怪乎年轻写作者会抱怨。知名作者的作品写得再不好，依然摆在最显耀的位置，而且它们总是可以轻松越过编辑修改的环节，有的作者还会以“谁也不敢改我一个字”为傲。有那么多文学比赛，随处可见各种征稿启事，可是留给年轻写作者的通道依然十分狭窄。

写作以来的十几年里，我曾目睹过很多有才华的写作者放弃了创作，离开了文学，这其中当然有很多个人原因，缺乏耐心、生计所迫或是文学带来的胸襟，才促成了这份平等。据我所知，他们还做了一些努力，藏匿好自己的风格，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写作。不知道那些钟爱他们的读者，是否仅凭文本就能够把他们找出来，或许这也能成为阅读的一种乐趣。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们依然记得那份年轻时候的困惑和迷茫。如果我们能给予年轻人一些祝福的话，那么就让它们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吧。

（作者为中生代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把脉国产电视剧

现实题材电视剧应摆脱传奇化套路

——从《归去来》《猎场》《外科风云》等几部热播剧说开去

邵将

荧屏缺少爆款剧集，已经成为今年以来人们的普遍感受。其中的原因涉及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对于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来做细致的把脉。而本文作者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对于今天的很多电视剧来说，创作者如何将自己的良好初衷在具体拍摄制作中贯彻到底，是对其艺术功力的巨大考验。

——编者

《急诊科医生》不约而同选择了有隐痛有心结的医生为表现对象，前者主人公的母亲因医疗事故自杀、与后来的恋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是全剧的戏核，也一样充满了很强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但也因太像戏而远离生活；后者也是在方志军、刘慧敏的私生子、养母郑岚目睹江晓琪的父母被烧死等情节也都是戏剧性极强的关联，虽然两剧中对职业伦理的拷问也是很有价值的思考。

再比如电视剧《猎场》，其定位本在表现猎头这一新兴行业中人郑秋冬的人生命运轨迹，其中不乏表现郑秋冬保护客户秘密、自我坚守与救赎的闪光桥段，但着墨更多的却始终是他的爱情连续曲，对曲闽京、陈修风等人才的猎取也更多淹没在人物的风流韵事、商业间谍、挚爱深情等戏剧张力很强的故事中。其中表现郑秋冬揭露真相带来的伦理困境等思考，以及从自我救赎到拯救他人的人生追求的深刻转变都是充满新意的，但总体上却有散金碎玉落入尘埃之感。

由此带来的话题是，创作者如何将



▲电视剧《归去来》剧照
▼电视剧《猎场》剧照

书间道

这八个故事是80后一代的心灵史与漫游

——读周嘉宁的小说集《基本美》

王宏图

是秋日小夜曲的风格，一股灰白色的温馨扑面而来，涂抹着些许迷惘与伤感，中间时不时穿插着沉甸甸的欲言又止式的停顿。

就像以篇名作全书标题的压轴作品中所言，这些文本里“没有荷尔蒙的气息流动，却有种脱离日常的恍惚和美”——藉此它们酿造出了一丝纤细、疏淡的诗意，褪去了往昔青春期酣畅浓烈的激情，内蕴初尝世事艰辛后的诸多失落、无奈、疲惫、伤痛，乃至绝望，同时混杂着深挚的怀恋与执着。

有人将这部新作视为周嘉宁的转型之作，察觉到它尝试书写80后一代的心灵史与漫游的雄心。平心而论，她往昔的作品大都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但这一次在风格基调上出现了诸多变异。在节奏舒缓、肌理明晰的流语中，浮现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一股云非云、雾非雾的气流萦回其间，上下周转，晦暗不明，轮廓不清，若即若离，似远实近，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

那些男男女女尽管年纪不大，但时常沉陷于惆怅落寞的情绪中而不可自拔。《了不起的夏天》中“师傅”早年从公司离职，浪游到千里之遥的俄罗斯，当与昔日的徒弟秦相会时，感慨之余承认，“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理想状态是一个失败者。但其实轮到自己下沉的

时候，就不免想要挣扎，生存本能般地抬起头来。既想要做一个破坏者，又没法摆脱功利心”。在这一心灵两种力量的对立撕扯中，他踟蹰不前，而令人不无惊诧的是，在马戏表演现场他突然奇想，跳上舞台拉开幕布——这成了他对逝去的青春无深情的致敬。

在《大潮》里，晓原和白这一对身心俱疲的情侣，靠对逝去岁月的回忆支撑着不无萎靡的生存状态，想重拾“穿过不可见的命运之壁”的勇气。

而全书的重磅之作《基本美》则将这一青年人暧昧不明的情感展示得淋漓尽致。来自小城音乐爱好者的致远结识了香港的歌手洲，两人发展出一段并不浓烈，但却实实在在的友谊。洲的个性并没有成为他们交往的障碍，但侵蚀友情最大的风险却是时间。当他们最后一次在香港重逢时，致远真切地感到了两人间的隔膜。其实它在先前早已露头，只是不那么触目扎眼；平心而论，两人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奇特的错位之上：洲表面上的快乐、平静，或者挣扎和呼喊，全是以沮丧为底色的，而致远虽然品尝诸多挫折，但却有过真正的快乐，那是建立在无知的模糊之上的快乐。

两人的人生轨迹原本并无交集，但如上苍抛出骰子一样，在某一时间节点上交汇，但为时甚短，便奔向各自不同

占有为目的的爱，就不会因为失去而痛苦”“即便不能与你在一起，爱你也是最美的事”“就算为你死也是最好的”等“琼瑶剧”中常常出现的煽情化台词，精神情感世界基本停滞不前，其所爱之人的执着和坚守虽也换来了“表面上”的成功，但他最后对缪盈“不是你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的宣誓亦表明其仍是始终如一的“爱情奴隶”，这种偶像剧片面追求传奇化的老套路损害了对人物的自我价值、内心秩序的健康构建。而经历了家庭变故与信任危机的书澈，远走他乡躲进热带雨林中教书育人，他的幻灭感是真实可感的。以他的境界和能力，完全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崭新定位，“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的这一抉择是符合人物理想化的角色定位和人生追求的。然而，偶像剧的传奇化套路最终还是使该剧不能免俗地安排了一个看似浪漫温馨其实粗疏平庸的结尾。其实如果非要来个大团圆结局，那倒不妨让萧清再度返回书澈身边，让这一对潇洒璧人携手从事公益事业，如此人生抉择和精神走向可能更符合书澈这个理想化人物，作品由此带来的对年轻人的人生抉择与价值追求的精神思考，也远不是现在这个偶像剧结尾可以限定的。

好在，这个创作富矿才刚刚打开了一隅。期待此类题材的后续之作能够挣脱出传奇化“牢笼”，开掘出中国故事的现实广度和深度。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在读博士生）

的远方，就像致远感到的，“风干燥凉爽，携带着灰尘的气味，令人想象在遥远的某处，有人正在空旷的野地里焚烧整个夏天落下的枯叶和荒草。而这里的风来自四面八方的大海，无序，陌生，带着大自然的决意。”在此，友谊也呈现出其在难以解决的悖论：友情越深厚真挚，他们便会越深入对方的内心，而当距离消失时，人们在越过那些幽秘的沟壑裂缝时又容易产生伤害。洲和致远两人犹如两条旋律线，起先合成复调，骤然间渐行渐远，直至洲原因不明地离世，他个人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同时也为一代人的青春画上不无悲怆意味的休止符。

细读全书，不难发现，这八篇作品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没有人物形象的丰满描绘，也没有对都市世俗生活的细腻展示，周嘉宁将这些影影绰绰的人物安置在空茫模糊的背景面上，倾心刻画的是笼罩在他们周围那种不定形的情绪，它源自往昔，又汨汨地流向未来。就像致远和洲昔日迷途的、如今不再接受新用户的老旧游戏网站，它沦为不无荒凉的遗迹，成为一代人追怀逝去岁月的界碑，同时也是勇敢迈向未来的新起点。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